

军事记者披露的空天创客传奇

玄机无界

THE EXTRAORDINARY
FLIGHT OF A MAKER

达世新——著



文匯出版社

长篇小说

玄机无界

THE EXTRAORDINARY
FLIGHT OF A MAKER

达世新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玄机无界/达世新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496-2360-0

I. ①玄… II. ①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8484 号

玄机无界

出 版 人: 桂国强

作 者: 达世新

责任编辑: 张 涛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22.5

印 数: 1—3 000

ISBN: 978-7-5496-2360-0

定 价: 3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引 子

我从事军事记者的年头已不算短，资历虽不能与老红军老八路中的前辈相比，但有幸置身于海湾战争等现代化作战的第一线，以及我军密级高的军演和潜艇潜航，其间免不了与死神擦肩而过，也同不少声名赫赫的战将、军事专家，以及重要战俘交往交流，这些都是我最好的珍藏。但最刻骨铭心的还是一场不期卷入的诡谲奇遇，至今这事件仍余波未消，其主人公正隐身在你们之中，他的所思所行会对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甚至与每个人的前途有关。因之我考虑再三，决定依据我的日记、采访影像资料，以及朋友的回忆和猜测，用文学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期待引发你的判断和选择。

看似平常的一天，军事记者重逢

军绿色的牧马人跃上罗山路立交桥，钟波达忍不住瞥了一眼车窗外名为“活力”的红色雕塑——它既像火焰又似飘带，其上方似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他踩下油门加快了车速，在通往浦东国际机场的高架路上敏捷地越过一辆又一辆前车。这是2012年初秋一个雾霾渐重的傍晚。

作为电视台的资深军事记者，他特别喜爱吉普这个从硝烟弥漫的战场驶来的纯正越野车型，常给他带来勇于穿越的激励和快感。当然，他可不是猛张飞的角色，不会轻易去触碰“红线”。不过今天他可有些犯急，由于节目录得不顺使得离台晚了些。此时他把速度顶在最高限速上。瞥见一架又一架从低空掠过高速路的白肚皮客机，他在想，美联航的UA877航班会不会提前到达？他脑海里浮现出尤子奇那圆脸庞上喜欢挑刺的讥讽神情。

尤子奇是他过去在阿富汗美军中做“嵌入式”采访时结交的铁哥们，是个老资格的战地记者，曾供职于香港和欧美的知名新闻机构，后来不知怎么的又成了自由撰稿人。这家伙的神出鬼没给钟波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十多分钟后，就在他看着机场航班信息屏庆幸还算来得及之际，他的肩头被人重重地一拍：“是你接我还是我来接你啊？”扭头一看，正是尤子奇！他戴着墨镜嚼着口香糖，讪笑而亲切地看着自己。钟波达一伸手搂住了此人的肩膀，他比尤子奇年长七八岁，虽然上了五十，但热情和干练没减。双方眼睛发亮，兄弟般细细打量。

“呵，有五六年没见面了吧，你怎么变胖了？”

“哈，外表发福，忧愁在心哪。达哥你倒没什么变，就是添了几根白发，脸色有些疲惫，多保重！”

钟波达点点头。他接着发现尤子奇除了背了只美军的绿色背囊外，居然没有其他行李，不由惊讶道：“怪不得你小子出来得这么快，连个拉杆箱都没带啊？！”

“到你这里我还用得上带什么杂碎吗？不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尤子奇大大咧咧地说着，随即一拽钟波达，“走吧！”

“嗨，这倒也是！”两人在阿富汗炮火连天的战场所结下的生死情谊刻骨铭心。他接过这个美国来客的背囊，嗨，这胖子的包虽只带了一个，却还挺沉的。他们很快来到了停车场上钟波达的车旁。

尤子奇拉开驾驶座车门想自己开车，却被钟波达拨拉到一边，“你的美国驾照还没到上海交警队办过手续，就想在上海过把瘾？”尤子奇笑着没吭声拿过了背囊，坐到了副驾驶位子上。

钟波达一边发动汽车，一边问道：“这次过来不光是会会我吧？”

尤子奇松了松蓝色白纹领带。“嘿，老兄还是特敏锐啊，我这次来有一个重要差事。”说着，他侧过身子看着钟波达：“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海外的新闻界对中国的军工发展可是非常关注啊，这次我也带了几份报刊过来。”他拉开了腿旁背囊的拴绳，抽出一个文件夹，又抬手从嘴巴里抠出口香糖残胶。

“哎，你可别往我车上粘啊！”钟波达虽在开车，但眼睛余光已瞄到了他的这个小动作。过去挤坐在颠簸的美军直升机里，尤子奇就喜欢用口香糖残胶把要阅读的资料粘在机身内壁上，从而把手解放出来以便写稿或打字。

尤子奇乐了，“小心开车！你这车哪有黑鹰直升机金贵。”说着，还是把一页剪报粘在了挡风玻璃下，“我念几句给你听啊！”

钟波达无奈地摇摇头。

尤子奇摘下墨镜，“这是刊发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上的文章，我

觉得很有些代表性，你听着啊，《中国军事现代化：这一前景的到来比预期快》。其中谈到中国已部署能攻击美国航母的东风-21 导弹，谈到了正研制的隐形飞机歼-20，等等。”

“这个题目有意思啊，前景的到来……比预期快！嗨，你还别说，外国同行用语常常既生动又敏锐。”

“不过，我可比他们还强啊，我可是美籍华裔记者！有中西结合的优势！”

“嘿，你老改不了自卖自夸的毛病。”

“怎么叫自卖自夸呢，我这话可最符合这片土地上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入乡随俗嘛！”这时，车里的空调温度打上来了，尤子奇摇上了侧窗。“你没看到，我这两年在外面举行的记者沙龙上，可是很受欢迎的一位哦。难怪这次 B 大新闻机构会找到我，让我来做一个深度报道。”

“哦？什么样的深度报道？”钟波达感兴趣地问。

“关于中国军事发展的深度报道！怎么样？这是不断升温的热点问题吧？”一谈起具体的报道业务，尤子奇的神情就显得既投入又老道。“现在海外不少人对中国军力发展之快充满了担忧。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怕中国加快军事现代化之后，会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对世界安全形势构成威胁；二是对中国近些年接连研制出尖端武器感到震惊和疑惑，有好些人猜测是采取了各种非正当手段窃取的。”

“嗯，我也有耳闻。”钟波达淡然地笑着点点头。

“所以啊，他们要我这个美籍华裔记者到中国来，希望搞一个能展示真相的深度报道。我准备从军机题材入手，多方采访考察，搞一篇富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新闻力作。此行就仰仗达哥提供便利啦！”

钟波达心里“咯噔”一声，军机采访，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敏感领域啊！但对尤子奇这个共冒战火而且对自己还有救命之恩的同行好友，又绝不能冷淡对待，何况他的采访任务很正当，并以他的身份回应国际上的一些疑惑也有利和有力。钟波达思量着一时没有应声，只是点了下刹车，让车速慢了下来，因为临近下班高峰，车辆多了起来。

尤子奇可是个外粗内细的人，已从对方的没吭声中感觉到了什么，忙说：“我这次来中国之前，已经把这次采访任务通报给了你们的外事部门和新闻办，我的签证下来得也很顺利。我不会为难你的，达哥。”说着，尤子奇侧转身来。

钟波达也抬手轻拍了下尤子奇肥厚的手背，“老弟是明白人，军机采访真是禁区重重，像我们专做军事节目的，过去到沈飞、哈飞采访，那一道道手续办下来也不容易。不过你放心，在我可协助的范围内，定会全力协助。哎，我想问一下，你怎么偏偏想到写军机，而不是写海军、写陆军？”

“你老兄是明知故问吧？制空权的重要性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得更突出！不要说陆战、空战，就连制海权的争夺也受制于制空权。难怪一架新战机的出现常会牵动全世界的目光，像去年中国歼-20的真容尽管最早是在网上披露的，而不是官方媒体，但还是立马成了全球的新闻明星。”他瞥了一眼窗外你追我赶的斑斓车流，“我这次就是要通过对中国军机研发之路的深入报道分析，来回应世人的种种疑问！当然，也想卖个好价钱。”尤子奇说得亢奋，双手一捋袖子。

“哎，悠着点，当心别被当成间谍给抓起来。”

“嘿嘿，我这几年变胖了可没变傻啊，这次我可不会光盯着那些军机制造企业不放，而是要采取大迂回大纵深的战略，从中国整个飞机工业的发展、从红军打下第一架敌机那如获至宝的心理开始，努力采访到不同年龄的飞机设计师和相关人员，来进行全方位的和最具权威性的思考和报道！老兄，怎么样？！”说完，没等对方反应，自己先得意地笑了起来。

钟波达眉峰耸动，扭头扫视了尤子奇一眼。

尤子奇给他看得有些诧异。“怎么，对老朋友有新认识了吧？”

“子奇老弟，你我到底是一起从战场上滚打过来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最近我刚有一个节目选题获得了台里通过，就是要拍一部关于我国军机研发历程的纪录片，不过，片子的主题内涵还没有想清楚，待

收集好素材再确定。”

“嚯，我们俩真是贴心贴肺！”尤子奇说完笑了，又转过脸来。这夸张形容他还是先前从飞机上的大陆同胞口中学来的。

“别看我，看前面！”这时候吉普车跃上了龙阳路立交桥，在夕阳西下的灿烂暮色中，21世纪的新上海地平线犹如一幅美妙的画卷展现在眼前。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等各式高新建筑影影绰绰、气象万千。

“耶，绝不亚于纽约、伦敦啊！”尤子奇赞叹道。

“谁叫你好长时间没来上海了？”

“唉，抽不出身哪。”他不无遗憾地说，“此刻我简直像面对一个梦中情人！”

“别老是想着情人啦。”钟波达笑了，他从反光镜里看到，后面有一辆奔驰 800E 正在逐渐接近，似要超车，但让它却又没响应。“哎，你还没对我说说你那新婚妻子咧。”

“唉，别提妻子啦，就在举行婚礼前得知有个战地记者中弹身亡，跑啦！”

“哟哟，够惨的，那这回你就在中国采访时顺带着找吧。你这次来上海还是来对了，此地可是与中国的军机研发有着紧密联系呢！不仅钱学森这样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还有像著名的强-5 飞机的总设计师陆孝彭、歼-8Ⅱ的总师顾诵芬都是上海开始了他们的事业征程。哦，两个月前，顾诵芬顾老还在上海图书馆做了关于中国飞机工业发展的讲座呢。”

“是吗？”尤子奇大感兴奋，“可惜我错过了。还有什么相关资讯？”

“以后慢慢给你说道吧，现在先上我家，给你这个漂泊游子接风洗尘。”

说着，钟波达转动方向盘，车子拐入了往东方路的匝道。他从反光镜里注意到，那辆七八米外的奔驰 800E 也跟随着下了匝道。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他不禁放慢了车速。

那辆灰色奔驰轿车动作凌厉地从左侧超了过去，钟波达不禁扫了一眼驾车者，但没看清。因为都正向西逆光行驶，那人又戴着蛤蟆镜。

很快钟波达的车吃了个红灯停了下来。就在这时，他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他拿起来，听到的是妻子陈苏红爽快亮丽的嗓音：“不巧啊，刚接到朋友相约，今晚我要到新天地与外国时尚大佬谈个合作项目，不能回家给你朋友做菜了。”

“什么，今天是难得一次请你做顿饭，我要给我的好友有个到家的感觉，老婆你竟然就这么不给面子？”

“你急什么！我不会冷淡你的狐朋狗友的，我想好了，你把他带过来，就在这里请你们吃饭！”

还没等钟波达回话，电话就给挂断了。这时交通灯翻绿，他赶紧急打方向盘让车子越过虚线挤进了左拐车道。

尤子奇在封闭的车子里把对话听得清清楚楚，一时感到衣服里像钻进条小爬虫，浑身不自在，忙解围说：“哎，到哪儿吃不都一样？战地记者么最适应变化了。”

“说的也是，到新天地也不错，那里可是我们大上海的新地标！”

• 02 •

黄浦江畔竟有外国名将新塑像，其上方发生了……

新天地是时空坐标上的非常之地。在这里，中与外、今与昔的风韵和特质杂糅得相当巧妙。

这里原本是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区之一，脱胎于江南民居的这种房子以条石做大门的门框，用乌漆实木做门扇。推开门后为一天井。迎面的是客堂间，两侧分别是左右厢房，顺着客堂和灶间之间暗暗的楼梯

走上去，可看到有“亭子间”，再上去则是让人眼睛一亮的可瞭望天空的晒台。

“这种房子缘于太平天国时期，是当时租界当局为接纳从江浙涌入的难民而动员商人兴建的。如今，这些建筑的内部，已变身为富有现代感的时装店、养生会馆、餐馆酒吧、国际画廊……”

陈苏红和翻译小姐正陪同一个头发花白但气度不凡的男老外从“老第坊”里走出来，尤子奇也跟在后面顺便听听。先前他们已见面寒暄过了。

“现在这里既是展现上海历史风貌的都市旅游景区，又是与世界接轨的时尚街区。”身着米色西式套装的陈苏红领着一行人，从掩映着欧式街灯和露天吧桌的香樟树荫下漫步走着。

到底是主持人出身！尤子奇觉得她语音优美动听，举止大方优雅，尽管已年过四十，可称半老徐娘了，但面容依然保养得姣好。

他对身旁心不在焉的钟波达伸手指指陈苏红，又跷起大拇指。

钟波达脸上现出尴尬人的笑，回应他：“与女主持人成家只是风光在外呐！”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尤子奇不满地摇摇头，走了几步像又想起什么：“从石库门里出来，虽一步之遥，却恍若隔世，有穿越时空之感！”

“现在穿越正流行嘛！”钟波达拉了拉尤子奇，跟上了陈苏红一行人。“哎，你这次来做深度报道也是一次东西方的穿越之旅，只是别穿没了或卡在哪里了。得经常告知我你的行踪啊。”

“那是当然，达哥！”

他们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这里的老外真不比中国人少。陈苏红在采蝶轩前停了下来，看了看斜对面高耸的玻璃幕墙建筑，征求性地问翻译：“要不就在这儿用晚餐吧！这里能同时看到改建的老房子和新建的购物中心。”

老外听了翻译的转述很乐意，点点头说：“好啊，那我们上二楼，我还想看看新天地的整个布局。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登高望远’嘛！”

尤子奇接过话头，用流利的美式英语对老外说：“在这里可看不太远，应该换个成语，‘居高临下’。”

老外很惊讶于这个华人地道的英语，上楼梯时，两人很快攀谈起来。

临窗挑了个餐桌。点完菜，乘老外和翻译上洗手间之际，钟波达问妻子：“你今天怎么做起导游来了？”

“什么导游？我是接了个活，这老外史密斯在英国是个很有影响的设计师，考虑在这新天地搞个时装秀，我朋友特邀我过来做以后的秀场导演。”

这时，一股清香飘来，原来是服务员用托盘端来了茉莉花茶。

陈苏红先拿起一杯端给尤子奇。尤子奇接过来，忙用指头叩击了两下桌面，以致谢意。钟波达拿过一杯，喝了口对妻子说：“人家演艺界是‘演而优则导’，您当主持人的这走得是哪一路啊？”

陈苏红微皱秀眉瞄了眼客人。“现在不是讲转型发展吗？好的人生也得有设计，主持人上了年龄，不能老占着荧屏吧？不能等观众烦你时连个退路都没有。”

尤子奇隔着茶杯里升腾起的雾气细瞅陈苏红，不由赞同地点了点头。

陈苏红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茶杯放到唇边，但没喝又放下了，似乎不甘于刚才的表白。“我说达哥啊，”她管她老公也叫达哥，令在座的都觉得新鲜又有趣，“我们哪敢像你这么浑浑噩噩的！二十几年在电视台只会当军事记者！”

“军事记者怎么了？现在世界可不太平，军事节目少不了。”钟波达一边说着一边品茶，自在而从容。“现在好多人都缺乏国防观，所以军事节目还得加大影响力！你以为我的人生创意比你差？有句话说得好，叫‘什么眼看人低？’”

“狗眼。”尤子奇脱口而出，但随即后悔了，这不是骂人的话么？

钟波达开怀大笑。

尤子奇坐不住了，忙欠身向陈苏红致歉：“对不住啊，嫂子，我给人当枪使了。”

钟波达把他拉回到座位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俩打口仗打惯了。军事记者的老婆嘛，何况我丈人还是个将军呢！”

“是吗？”尤子奇圆脸庞上的眼睛也鼓圆了。“达哥，过去我们在战地帐篷里聊过多少天，但嫂子的父亲大人是将军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冒昧问一下，是国军还是共军？”

“嗨，我岳丈可是堂堂的解放军空军中将！”钟波达注意到尤子奇的眼珠子发亮，知道他战地记者的钻劲上来了，忙补充道，“不过，他可离休多年了。”

“哟，这可是我采访的好线索啊，你老兄可千万得帮我搭个桥！”尤子奇笑着起身，殷勤地给钟波达的茶杯里添了茶，然后又转向陈苏红，“不过，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句公道话，嫂子不论是当主持人还是当导演，都必定前途无量。在英美，不少名主持和播音员五六十岁了还活跃在荧屏上，人气很旺咧！不要说你这样的，魅力永不减哪！”

这番话说得陈苏红有些坐不住了，脸上有些泛红。

正在这时，服务员又推着餐车过来了。

回到座位的史密斯见翻译小姐去洗手间还未回来，便感兴趣地问尤子奇他们谈什么谈得这么热烈？

尤子奇便把刚才的谈话内容给他做了简略介绍。钟波达则拿起红葡萄酒瓶给史密斯和尤子奇斟了满杯，并告知服务员自己开车不喝酒。

服务员接过酒瓶给餐桌旁的其他客人都斟了酒，又动作麻利地上起菜来。

史密斯脸上漾着笑意率先举起酒杯，“我觉得刚才的话题讨论是今晚最好的开胃酒，设计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接着他向陈苏红举起了殷红的酒杯，“我不仅要感谢陈女士今天的陪同和招待，还很赞赏她的观点：‘好的人生离不开设计’！当今世界的变化更多地有赖于我们的设计。来，为我们各位的梦想成真，干杯！”

大家一饮而尽，自然钟波达是以茶代酒。

“我们英国的亨利·波卓斯基曾写过一本对世界设计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书名是《设计，人类的本性》。后来，BBC 又把它改编成了电视纪录片，波卓斯基给我们揭开了一个秘密，设计实际上已深入我们的骨髓，是人类的天性与经验的一部分。”翻译来了，接替尤子奇把史密斯的这段话转述给了大家。“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设计的自觉以及怎样来进行好的设计？可惜在座的没有机会欣赏这部片子。”

“我看过这部片子，确实有点意思。”钟波达随口对翻译说。她立马译给史密斯。

他听了不免有些吃惊，含笑对陈苏红说：“您先生到底是搞军事节目的，很会抢占制高点啊！”

翻译小姐又迅速做了翻译，大家笑着纷纷举起筷子开吃了。

边吃边谈，渐渐地，白发老外和陈苏红围绕他们的走秀项目越谈越深入，钟波达和尤子奇不免有了被冷落之感。酒足饭饱之后，钟波达向尤子奇提议：“怎么样，我们先撤？”

“好……好啊。”说着，尤子奇有些迷糊地站起身来。

但他没忘了跟着钟波达向史密斯等人打招呼告辞。陈苏红和老外也自然乐意这两个“门外汉”先走。

尤子奇给酒意和旅途劳顿搞得倦态毕露，出了门便倚在钟波达身上，他也只得费力地把这个死沉的胖子又扶又背地弄到了自己车上。

半小时后，吉普车穿过黄浦江下的复兴东路隧道，很快钻进了“世茂滨江”那片连绵如山岭的楼群底下的车库中。

尤子奇有些迷糊地坐着电梯晃进了钟家。不过，当他冲了个澡又喝下了菊花茶后，精神逐渐又恢复了。

他站在 45 层宽大的玻璃窗前，欣赏着眼前的这片从南浦大桥到陆家嘴的黄金水岸，瞩望着比白天遥看时更迷人的外滩和陆家嘴夜景，他觉得此时那些高楼个个身穿流光溢彩的“晚礼服”，仪态万方，韵味十足，就像上演着一场顶级晚间派对。他大为惊艳地凑近玻璃。

当他的眼睛慢慢适应了窗外的夜景时，倏然又看到楼下有个映照点点灯光的湖泊，宁静如镜。繁华喧嚣的中心城区之中居然还有个宁静的湖泊，对人真太有诱惑了！尤子奇不禁转过身说要下去走走。

正抱着被子走过他身后的钟波达扭过头来，劝他别当夜游神了，说明天陪他下去散步。

尤子奇松开了睡衣系带，跟过去倚在门框上笑道：“我这个当战地记者的，连到你们小区里看看都不放心吗？这里又没有路边炸弹！我很快上来……哎，你在为我铺床啊，难为你了，简单点简单点！我在美国家里也是习惯睡地板的。”

尤子奇坐电梯下了楼，走上了花草中的小径。这时夜色已深，不见其他人影。但北边的天空在陆家嘴那片璀璨灯火的映射下还染着光晕，只是渐起的云雾遮住了两三公里外的金茂大厦和在建的全国最高建筑——上海中心的上端。他沿着月影闪动的人工湖走着，感到舒爽而惬意，同时朦胧又新奇。走着走着，他蓦地感到有匹高大的骏马从旁边昂首奔来！不由吃惊地一扭头，却发现原来右侧有个石质塑像，但那马的跃动感极强，两只前蹄高高抬起，身披斗篷的驭者威武非凡，左手紧勒缰绳，右手擎着一柄权杖。尤子奇走上前去，按亮手机照看，发现基座正面镌刻着三个大字：“威灵顿”，下面还有说明文字：“英国军事家、元帅，有‘铁公爵’之称。1815年，在比利时滑铁卢地区，以弱势兵力打败了拿破仑的优势法军……”

嗯？在黄浦江畔怎么会有这样的外国名将塑像？尤子奇仰着脖子围着它兜了一圈，大感诧异。然而，令他更为诧异的一幕紧接着发生了。

就在他仰视那高昂的马头时，一个飞行物体进入了他的眼帘，它在三四十层楼高的空中无声地飞行，不是鸟，也不是风筝，像是个机械，或者说是遥控模型飞机，飞得异常灵活，在高楼间如同鸟儿般穿行翻飞，并且能做直角转弯。对于一般居民来说，这可能没什么可惊可怪的，有的甚至连眼皮也未必抬一抬，因为如今这种空中玩意儿已司空见惯。可对于熟悉飞行器的尤子奇来说却非同小可，他明白，直角转弯对于旋

翼机来说也能做到，但动作没有这么迅捷和有连续性。转眼间，就见它竟然在空中迅速地画了个五角星！尤子奇紧盯着它，在它飞过高楼上亮着灯的窗子时看清了，它绝对不是旋翼机，是有翅膀的，只是翅膀的形状似乎很难看得清。

这是什么？是不明飞行物 UFO 吗？！尤子奇匆匆加快了脚步，跟着它向南移动。他的心“咚咚”直跳，UFO 倒往往是在夜幕浓重时悄然出现！

正在他激动又疑惑之际，那飞行物突然坠落了下来！尤子奇急忙撒腿向它的下落位置跑去。可当他在大草坪上竭力奔跑着接近它时，却发现它的坠落角度并不是垂直的，而是呈斜线滑坠，它在他头顶的十来米上方掠过，倏然掉落在不远处的围墙外面，随后就听到了“咚——啪啦”的触地散架声。紧接着围墙外响起了快速的跑动声。

这跑动声不像是女人，也不像小孩，有着百米冲刺的劲头和急切！当然也根本不是什么外星人，基本可断定是个男青年。

尤子奇人虽有些发胖但反应不慢，他以军事记者的敏锐左右一看，随即撒腿跑向紧靠围墙的一个坡地上的白色欧式亭子，就像过去在战场上抢占一个好的观察位置一样。

不过，这次当他气喘吁吁地跑上高处后，却什么也没看到，围墙外树影摇曳的马路上空荡荡的，不见任何人影。稍远处就是黄浦江边了，这时夜色已深，从江上传来稀疏的航船马达声。

尔后是一片寂然，仿佛一切都没发生，只是个梦幻。

· 03 ·

用望远镜扫视浦东热土，想起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

尤子奇怀揣着大问号、满脸惊奇地跳出 45 层的电梯门，重又站到